

幽默諷刺 社會言情小說

情迷愛欲

耿曉堤 著



北平北京書店發行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情 漂 愛 餓

下 集 目 次

第一章	花想容大出風頭	一
第二章	喬遷	一七
第三章	籌備開校	三四
第四章	桃李春風	五一
第五章	改正思想	六七
第六章	集團結婚	八〇

情漂愛燄 中集

第一章 草字的信

和尚方才在院裏聽孫厚齋說聯絡和尚沒用，和尚進來一捧他，馬上他就跟和尚套近了，恨不能馬上把自己的詩題到廟裏去，叫和尚碧紗籠上，自己的名氣便更大了，和尚明知道他的心理，也就馬馬虎虎，只是暗笑而已，他說：「諸位賀喜，我真不敢當，我今天特來請諸位喝喝酒，也談不上什麼請客，只是大家聯絡，我想咱們既然爲吃的舒服，還是在公寓裏面，將來我再請諸位到敝剎去喝茶，」大家都說，公寓裏熱鬧。玩到半夜都沒關係，和尚道：「好極了，我那個屋子雖然不大，可是擺一桌還有地方，大家湊湊，李先生唱戲唱得挺好，那天就唱兩段兒，」趙學勳道：「沒關係，叫丁候琴也參加，丁候琴的外國歌兒唱得挺好，」和尚道：「那當然，丁先生一定要賞光，」趙學勳道：「定規那天？」和尚道：「日子是禮拜日，咱們在禮拜六晚上吃，喝醉了一睡覺，第二天禮拜日是不上班，您看好不好？」大家道：好極了，和尚道：「席面兒是泰山樓的還吃的過兒，」可見和尚盡吃飯館子，大家贊成，可是說：「大師傅得吃素？」和尚道：「沒關係，有兩個素菜就得，」大家說好了，和尚走去，大家便商量，每人出四塊錢份子，封在一塊兒，這年頭兒四塊錢吃一頓飯帶喝酒，就算便宜呀，他們正在商議，猛古丁的李慕容咳嗽了一聲，一拉丁候琴，丁候琴連忙跑到門口來，大家一看這鬼鬼祟祟，也跟着過來，往外一看，只見

楊想容剛回來，李慕容又使勁咳嗽了一下，惟恐花想容聽不見，丁候琴見她這麼美的，都怔了，說道：「就是她嗎？」李慕容一擠他，趙學勳道：「你們兩個歇歇什麼？你們要算計她可不成，那是我的，」丁候琴道，「沒有，沒有，」花想容進去了，丁候琴覺得這公寓有常來的必要，和尚的份子，本來不想出，這回是非出不可了，從此他的眼神時常往窗外看，可是始終也沒見花想容再出來，到禮拜六這天，丁候琴穿著漂亮的西服來了，還帶着一把口琴，爲是吹給花想容聽的，和尚也早來了，收拾屋子，連烏氏都打扮起來，史祺每天早就來了，今天他是特意要晚來，爲是擺譜兒，關福清同龍子祥早飯沒有吃，只吃了兩個燒餅，爲是晚上可以多吃一點兒。兩個人回來先換上衣服，長袍馬褂，可是到和尚屋裏，馬上又全脫了，熱，不脫真出汗。合着這長袍馬褂只走了一個院子，趙學勳等都在屋裏候請，一會兒齊夥計過來請，這大家才過去。一間屋子，擺這麼一個圓桌面兒，簡直够擠的。和尚說：「大家先坐下吧，一坐下倒顯得鬆動多了，於是大家又讓了一回座，和尚趙學勳等坐上了上首，龍子祥等挨次坐下，杜掌櫃的坐在旁邊，齊夥計挨着杜掌櫃的，杜齊之下，才是和尚呢。和尚的對面留着一個座兒，是給史爺的。和尚先斟酒道謝，這時史琪才來，一進門先道歉，說道：「哎呀太對不住了，今天兩個約會，剛去了一個，沒敢吃飽就跑來了，和尚道：「還是咱們這兒熱鬧。」於是一舉杯，大家喝起來，茶房不斷的往上端菜，這是泰山樓的夥計，伺候酒飯真是週到極了，史琪道：「咱們划幾拳，」史祺的拳也是史拳，齊夥計道：「對，我先跟史爺划幾拳，」他目的不在划拳而在喝酒，人家划拳往贏裏划，他是往輸裏划，輸了不是喝酒嗎？於是一舉拳說道：「到」史琪道：「哥兒倆好

「齊夥計道：『五魁手呀，』史祺道：『三星照，』齊夥計道：『五魁手呀，』史祺道：『四李財，』齊夥計道：『五魁手呀，』史祺道：『七個巧，』齊夥計道：『五魁手呀，』他老叫五魁手，心說，你還小煩嗎？這拳還不好猜嗎？可是史祺真呆，還是他輸了，齊夥計見他輸了，說道：『頭一拳就把你輸了，喝酒吧，』史祺喝了一口，齊夥計看着咽了一口唾沫，說道：『到一史祺又伸拳道：『獨一個，』齊夥計道：『五魁手，嘿，多脆，一拳就贏，喝酒吧，』史祺又喝了一杯，齊夥計夾了一箸菜，這回又划，划了很久，齊夥計又叫五魁手：這回他輸了，剛要喝酒，大家道：『喜相逢，史爺也是五魁手，』齊夥計心裏道：『剛輸一拳，又他媽的喜相逢，』又重來，這回還是史祺輸了：齊夥計道：『我陪你一杯吧，他不喝酒，心裏不肯，』大家開懷暢飲，興高彩烈，酒足飯飽之後，和尚說：『這裏有好茶來，咱們喝一杯，難得今天這麼盛會，』李先生回頭還唱兩段兒呢，「關關道：『我出個主意，這不是太陽已經落下去了嗎？咱們搬到院子去喝，諸位看好不好？』大家道：『好極了，』和尚道：『對一院子原快還寬敞，回頭愛消遣的唱兩段兒，愛擺棋的殺幾盤兒，』大家道：『對一齊走了出來，各搬椅子，當中擺了八仙桌，沏了一壺茶，大家坐在炕中又快口和尚道：『李先生唱兩段兒，』趙學勤道：『沒人給拉胡琴，』和尚道：『我自拉自唱，』李先生容顏因這和尚胡道牽出來，說道：『誰先唱，我拉，』史祺道：『龍子先一段，一說時，向龍子一比勢，叫他唱，龍子祥道：『別人先來，』別看他聲，還是愛唱個戲，大家都說道，你先唱吧，龍子祥的老生與小生，「龍子祥道：『好吧，西皮二眼，坐宮前段兒，』他就唱這段，李慕容便拉起胡琴，龍子祥對於胡琴倒是聽的兒，可是他

一唱上的時候，也就聽不見胡琴聲了，李慕容便拉城西皮三眼，李慕容會唱而對於胡琴却不大熟，他拉胡琴都是從刀來米發梭練的，並且他會的也只限於青衣，關於老生就馬馬虎虎的了，不過坐堂却還將就，他也知道龍子祥的唱是湯兒事，過門拉過龍子祥便唱起來，大家一聽，總覺得唱和胡琴不甚和諧，不過在這個時候不能苛求，根本是消遣的意思來，不是爲聽戲。雖然不是爲聽戲，可也招來一院子人，公寓的人都圍着屋來看，戲不日聽而曰看，也可見龍子祥的唱是如何了，龍子祥見有人聽，便越唱的得意，唱得好不慘然啦，唱到我好比南來雁失羣飛散的句子，那句要拐許多彎子的，龍子祥唱着唱着拐不過來了，李慕容的胡琴也找不着家了，後來索興你唱我的我拉我的，大家這時向例是一陣彩聲，這兩個人情這亂勁兒，不知怎麼才找到末一彎兒上來，這才把這句唱完了，大家又是一陣彩聲，趙學勤還透着幽默，么喝一聲，「花生瓜子」，大家又笑起來，龍子祥唱着唱着，有點吃力，後來聲嘶力竭，真是牙根咬碎般的吃力，好容易盼着他唱完了，和尚給倒過一碗茶來，大家又說別人唱，看了看，除了龍子祥以外，還沒人能唱，李慕容雖然能唱，可是沒有人拉胡琴也是不成，趙學勤覺得這種戲唱不唱不吃緊，因爲引不起人家的快感來，他道：「來吧，叫錢永福唱個流行歌曲吧！」大家又一陣鼓掌，反正不管唱什麼，只要耳朵不閒着就得，丁候琴道：「來，我給你配口琴，」說着，把口琴拿出來，這時才得看出風頭的機會，大家又歡迎，趙學勤道：「老李再配上胡琴，這叫中西合璧！」大家又贊成，反正是「一團糟吧」錢永福道：「唱什麼？是想情郎？還是賣相思？」丁候琴道：「唱教我如何不愛你吧！」大家鼓掌，聲震屋宇，聽道名子就好，於是錢永福便唱起來，丁候琴吹着口琴。

，他算賣力氣吹，他是爲花想容聽呢，李慕容跟着拉胡琴，拍子和調門全都不對，可是唱完了大家通喝彩，震得全公馮，連龍子祥都覺得震耳了，好靜的主兒，耳朵非堵上棉花不可，孫厚齋覺得他們非常俗氣，假如這時候念一首詩，倒是別開生面，可是你們都不動，史祺說道：「今天大家誰也不能票，都得來一段兒才成，大師傅得放饒口，咱們聽一聽，」大家贊成，連別屋的人都鼓掌了，和尙說聲：「這可不成，多喪氣的，並且我們也不能拿這個唱着玩兒，我來唱個烟鬼喫吧！」衆人齊聲說：「好！」和尙便唱了起來，唱的真是有滋味，唱完自然一陣鼓掌，齊夥計道，「史爺也得來一段。」史祺道：「回頭我說個笑話，凡是不唱的，都得說一個笑話，」趙學勤道：「對，有誰唱？」齊夥計道：「卜半仙先生唱一個吧，卜先生老沒說話啦，」卜半仙笑道：「好，我唱我就不說笑話了，我唱個小曲兒十八摸吧，」衆人一聽，熱烈歡迎，十八摸的魔力，比梅蘭芳的天女散花還大，卜半仙便唱起來，大家屏息靜聽，唱到摸到姐兒的大腿根的時候，大家都有些飄飄然，杜掌櫃的怕有傷風化，引出麻煩來，連忙示意卜半仙，算是結束了這個十八摸，大家猶覺興趣未盡似的，後來沒人唱了，便叫史祺說笑話，史祺道：「好吧。從前有這麼一個棋迷專好看人下棋，給人家指着兒，」趙學勤道：「這不是史爺自己的事呀？」大家笑。——「聽他說完的，」史祺道：「這是三句話不離本行，好下棋就得說棋，——有一天這個棋迷看着人家擺棋，又給人家指着兒，人家打了他一頓，並且跟他說，他再指着兒多嘴，就重重的打他，他不言語了，可是還在旁邊看，這時擺棋的有一邊要吃那個人的車了，那個人還不知道，他看了出來，真替那個着急可又不敢說話，後來見那人要跳馬，他連忙攔阻道：「先等一等，我

可不攢着。我這就走，我走你再動這一步。」這兩個人都驚明其妙，覺得他今天是不攢着多嘴了，一定是怕打的緣故。——知道棋迷去開多遠，學了一句拉車的話語，更甭要？他到底指了一步着。」大家一哄，笑道：「老爺大概就是這樣吧。」趙學勤看了關福清一看，說道：「我說個笑話吧，——有一個人是近視眼，有一天他的太太在樓底下洗澡，洗完澡還沒穿衣服，光着屁股坐着椅子，把椅子掛在繩上。正這時，近視眼回來了，一進門，看見他太太的屁股，以為是他太太的臉，過去就吻。他太太站在椅子上笑了起來，近視眼說哎呀。原來樓上還有人哪。」大家聽了一陣是笑，並且都指着關福清，關福清道：「你們不必拿我笑談，我也說一個吧，有一個鄉下人，不認識元宵，人家笑他說連元宵不懂，真是笑話。鄉下人便以為元宵叫笑話。這天他走河邊正有個王八在下蛋，那許多蛋都是白的像元宵一個樣，他說：想不到這個王八肚裏，會有這許多笑話。」大家一聽，大笑不止。說報復很好，趙學勤道：「可是他自己也說笑話呢。」這時趙子祥聽人家說笑話，他聽不清，他見人家笑，他也不知道這是好笑的地方。於是他也跟着笑，其實他一點也沒聽見，他道：「剛才關爺說的笑話不錯，挺有意思，我也說一個笑話吧。」大家一聽他也要說笑話，不覺得靜靜的聽着，趙子祥道：「有一個鄉下人，不認識元宵，人家說這真是笑話，於是他以為元宵就是笑話呢。」他剛說到這處，大家就大笑起來，不是笑他說的笑話可笑，而笑的是關福清剛說過去他又說，他還說關爺說得挺好呢。趙子祥見大家這般笑的前俯後仰的，以為他的笑話好，便越發起勁，大家更笑個不住，連花根容在屋裏覺得好笑，了，趙學勤道：「老爺，先別說了。」趙子祥道：「你們是怕樂的肚子痛嗎？」趙學勤

點頭道：「可不是，你再說，大家就要笑壞了。」龍子祥道：「還是我的笑話好呀，」趙舉勸道：「笑話倒是不錯，可惜關爺剛剛說過，」大家又大笑起來，龍子祥直覺得不好意思的，正在笑着，忽然花想容走了出來，大家一看，立刻止住笑聲，難得的那麼齊整，立時悄然無聲，孫厚齋見大家這麼注意，不由起了一種感想，他覺得花想容已經到了手心裏頭，結果又飛了，真覺扭極了，若不然今天當場對大家宣佈自己和他訂了婚，這是怎麼勁頭兒？丁候琴的眼睛都直了，真是比王國珍強得萬倍，王國珍全仗着刀尺；而且又是大家捧起來的，花想容是多麼大方呀，這是國色天香，比王國珍的妖艷不可同日而語呀！花想容到廁所去了，一會兒回來，關門睡覺。大家方鬆了一口氣，又恢復原狀。史祺一要回去，丁候琴也早了，他要回去，這裏只有史祺和丁候琴不在公寓裏住，史祺一要回去，丁候琴也早了。校關門了自己無法回去，回去還得跳牆，因為大門一關，無論如何，是不能再開的了。他有點害怕，尤其是在學校後邊地方，裏面是一個大操場，一道長牆，對面也沒有住戶，那地方非常黑，而還是必經之路，前幾天那裏還倒臥了一個。他一想起來，就有點發慌，乘着還不算晚，赶快回去吧，再耗晚些，那就更害怕了，他道：「咱們一塊兒走，」史祺道：「對」別人見花想容睡了覺，也沒什麼興趣了，各自回屋睡覺，丁候琴道：「老李，明兒見，明兒上那兒玩去，」李慕容道：「明天你找我再說吧。」丁候琴同史琪一塊兒出去了。○丁候琴道：「史先生往那邊去？」史琪道：「我往東，您呢？」丁候琴道：「我往西。」史琪道：「那麼明天見吧，」丁候琴真想叫史琪送他一程，但怎好意思呢？史琪轉身走遠了，他只得一個人往西，越走越黑，越黑越害怕！越怕越不能走，這時一個走道兒的都沒有

了，連個車都沒有。一邊走着一邊頭髮根兒發麻。聽着自己身後老有人跟着似的，又不敢看，怕真的看見什麼，那更要嚇壞了，大地是這般黑暗，一點聲息都聽不見，他只有唱歌，一唱歌彷彿就助胆子似的，可是唱出歌兒來連他自己都覺得不是味兒，反越唱越發麻，唱得人家的狗直叫喚，狗一叫喚，他倒有主意了，故意招狗咬，這是靜的夜裏，只有狗倒可以作伴，可是誰不罵呀？人家睡覺了，他招狗叫喚，走一條胡同，由東口到西口，家家的狗都叫着，倒顯得挺熱鬧的。走到學校拐角地方，那裏沒有什戶了，也沒有狗咬，大樹底下陰森森的，老覺得那裏有什麼東西似的，又明知道沒有什麼，而又疑惑有什麼。想仔細看一看，而又不敢仔細看。走吧，越走越黑，回去吧。已經到了，一狠心，一咬牙，一跺脚，走，很快的往前就闖，恨不能跑過去合適，可是一跑又顯得胆小了，這不能示弱，就彷彿黑暗中當真有什麼妖怪在窺伺他，這時有警察走來，看見一個人啾啾咕咕的在這僻胡同走，一定不是什麼好人，遂喝問道：「什用人？」這一嗓子把個丁候琴吓得撒腿便跑，警察在後面就追，丁候琴當然沒有警察跑得快，立時被警察追上，警察一看是個學生打扮，便沒有打他，問道：「幹什麼的？」丁候琴見是警察，心裏放下，他喘息半天，才道：「我是這學校的學生，」警察道：「你跑什麼？」丁候琴道：「你追我我不跑？」警察道：「你不跑我就追你了！」丁候琴道：「我不知道你是警察呀！」警察道：「不成，我得調查清楚，方能放你走，」丁候琴道：「可以，你跟我走吧！」說着，帶警察到校門前，他這時有警察伴着，他倒不駭怕了，到學校門口一叫門，門房因為學校規則，不能擅自開門，後來他不開，門外是老叫，不開門這一夜也不會睡好覺，他有點生氣，他心說：「反正是不睡了咱們就

耗着吧，「他聽外面是丁候琴的聲音，他想着丁候琴剛記一大過，不給他開門，就聽丁候琴嚷道：「你要是再不開門我可叫警察把你帶去」，門房心說：「你唬誰呀？我偏不給開門，看他有什麼方法，這叫惡心惡心他，誰叫他鬧着釘柵欄一看，果然有個警察在旁邊站着，他吓了一跳，真以為他把警察叫來，連忙說道：「您丁先生呀，我睡着了，沒聽出語聲來，真對不起，」說着便開鎖，把門開開，丁候琴堂堂走了進來。警察一看果然是這兒的學生，他就轉身走去。門房還怕丁候琴生氣，追着說道：「丁先生你以後再晚回來，你叫我一聲，我就知道了，丁候琴點了點頭，進到宿舍睡覺去了，第二天，他想着花想容，便又去找李慕容，李慕容和趙學勤剛起來，趙學勤道：「真早啊！」丁候琴道：「沒事，咱們今天那兒玩去呢？」李慕容道：「你說，這回聽你的。」丁候琴道：「等我想想。」這時齊夥計走進來說道：「趙先生求您一點兒事，」趙學勤道：「什麼事？」齊夥計道：「一求您給我寫封信，」趙學勤道：「寫信不成，別的事還湊合，寫信你得找孫先生，」齊夥計知道趙先生比孫先生好求，誰知反倒碰了釘子，他沒想到寫信這工夫，趙學勤是沒有的，齊夥計道：「怕孫先生不管，」趙學勤道：「我告訴你一個法子，你一提醒孫先生的字寫的好，他就寫了，」齊夥計道：「得，聽您的，」他走到孫厚齋屋裏，孫厚齋正在作詩，他感覺這兩天趙學勤的詩作得很可以了，自己若再不努力，叫他給趕上，那就洩氣到家了，齊夥計道：「孫先生，求您一點事，這事非您不可，這公寓我都想到了，誰也沒孫先生好，」孫厚齋道：「什麼事？」齊夥計道：「您給我寫封信，別人不成，沒有您手筆快，您拿起筆

來，刷刷刷，一會兒的工夫就寫得啦，別人不成，上回求下半仙寫一封信，寫了兩天，真把我急死，還是孫先生吧，」孫厚齋道：「給誰寫？」齊夥計道：「給家裏那口子，」孫厚齋道：「你太太認識字嗎？」齊夥計道：「我爹認識，我爹比我學問大，專替人家的字，要是有人家的字好，簡直誇的了不得，孫先生的字太好了，我爹看了，知道公寓裏這麼好的手筆人，非得來拜訪不可，孫先生的草字真妙，關福清先生說過，孫先生的草字太好了，有時他都看不出來，咱們這公寓裏沒有第二份兒，」孫厚齋道：「好吧，我給你寫，什麼事？」他要笑都沒笑出來，孫厚齋不能因為人家誇而高興，講究喜怒不形於色，說着，拿了筆，蘸了墨，鋪了紙，說道：「用文言的用白話的？」齊夥計道：「隨便白話的吧，我說您寫，您就說半年未見，很是想念的，希望他最近能夠來一踰，在北平住幾天，孫厚齋表示憐勁兒，不加思索的刷刷寫下來，真快，孫厚齋的草字不叫草字，叫連草字，字連得都看不出來了，不用說關福清看不清，別人一樣看不清，孫厚齋竟顧了快，最後寫順了筆，應當寫齊夥計的名子，他沒寫，而把自己的名子寫上，因為寫慣了，即祝大安，孫厚齋鞠躬，一遞寫完給齊夥計道：「快不快？」齊夥計道：「太快了，到底是孫先生你再把信皮寫一下吧！」孫厚齋又把信皮寫了，齊夥計把信紙裝在裏邊，千恩萬謝的走了出去，拿到櫃上找漿糊要粘上，杜掌櫃道：「我看寫的什麼，」說着拿過信來便看，他對於字本來就馬虎，而孫厚齋又寫的是連草字，他簡直一字不認識，可是看着最後的名子不像是齊夥計的名子，他道：「怎麼這裏有孫厚齋的名子？」齊夥計道：「不會，也許說是他代筆，」杜掌櫃的道：「最好你再叫別人寫寫，寫的快了容易寫誤，怕有什麼錯罷，」

齊夥計拿着信不敢叫公寓人看，怕孫厚齋知道不合適，他拿到外邊鋪子去求人家看。人家看不懂，說道字寫的太草了，一連看了好幾處，有的能夠看出十個八個的來，可是也沒用，有人說：「當舖的先生寫當票都用草字，你叫當舖的先生給看一下，一定能夠看出來，」齊夥計遂拿了信求當舖先生給看，當舖先生說：「你掛失票嗎？」齊夥計道：「不是，我不認識這草字，人家告訴我說當舖先生認識草字，所以我拿來請您給看一看，當舖先生道：「草字跟草字不同，草字也有不少體，我們用的草字跟寫信先生的草字不一體，我也不認識，您拿去給別人看吧！」齊夥計無法，又想到當舖的夥計一定認識草字，大夫的藥方都是草字，他們都能看得出來，他們一定認識書信上的草字，遂把信拿到當舖，見了夥計一作揖，把信遞過去，說道：「勞您給看看！」夥計看了看道：「廿草二錢，當舖二錢：您抓一劑嗎？」齊夥計道：「不對呀，這裏那見有廿草！這不是藥方，您拿來吧！」說着把信要過來，不管他什麼跟什麼吧，丟去再說。反正鄉裏有先生，也能認識，他把信發了，信客到家裏，叫齊夥計的父親齊老頭子接着了，見是給自己兒媳婦來的，着忙打開一看，只認識幾個字，一看後而是孫厚齋來的，不由納悶。孫厚齋是誰呀，怎麼給自己兒媳婦寫起信來？兒媳婦娘家姓李呀，這不是她娘家的人寫的，而且寫的這麼草，故意叫人不認識，這裏定有緣故，他遂拿着信找到大鄉的一位私塾先生，私塾先生有五十多歲了，字倒是認識不少，只是不會應用，他拿過信來，帶上眼鏡一看，也有好多不認識，不過他往下一衝，又加着齊老頭子一捉摸，又捉摸出不少字來，其餘的又費了九牛二虎的勁，查字典，照着寫，就跟猜組字描畫似的，實是把信都念下來了，這上寫着「親愛的，我老沒見你了，我真想

你呀，希望你最近能來平一次，我們見面，以應相思之情才好呀！」齊老頭一聽這信，氣得鬍子掀起來，先生奇怪的眼睛瞪得像包子似的，先生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，」齊老頭道：「我看我們這兒媳婦一定有了外遇，上回她到北平去，我就很不放心，公寓裏頭什麼人都有，我那孩子又一天忙到晚，免不了有壞人勾引，我到公寓去過，喝，男男女女都在一個院裏住，簡直亂透，這一定是姓孫的又想勾引她去，」老學究道：「哎呀，非禮勿聽呀！」說着直搖頭，齊老頭氣得回到家裏，想當面問媳婦李氏，又怕沒抓着真贗，她再不承認，反而不好辦了，他偷着跟老婆子商量，老婆子當時就要帶李氏到北平去，叫齊夥計當面問她，把她休了，齊老頭子道：「不可猛浪，咱們若是沒有真贗實據，反叫李氏倒打一耙，那就糟了，咱們可打不起官司，咱們想法調查一下，」老婆子道：「給兒子寫信問公寓有這麼一個人沒有，」老頭子道：「還不好，這事先不能叫孩子知道，他要跟人家打起來，也沒有什麼好處，反而倒壞事了，」老婆子道：「那麼你說怎麼辦？」齊老頭道：「咱們這兒不是離着北平不遠嗎？我進城一下，我作爲看孩子去，暗中打聽公寓裏有這麼一個孫厚齋沒有，如果有的話，咱們造封假信，把他約到鄉下來，痛揍一頓，連兒媳婦也一塊兒休了，她當時說不出什麼來，」老婆子道：「對，聽你的，」齊老頭收拾行囊，豫備第二天進城，一清早走，黑夜也就到北平了。齊老頭從門頭溝進城，永遠不坐火車，跟着駱駝屁股就來了，李氏問道：「爹呀，您進城嗎？」齊老頭子道：「進城，看你爺們去，」李氏道：「您住在公寓呀？」齊老頭子道：「那可不是住公寓？你有什麼事呀？」李氏猶豫了一會兒說道：「沒什麼事，您就向您兒子說他怎麼不接我去了。」齊老頭子

道：「你還想去嗎？」李氏道：「您兒子也願意我去呀。」齊老頭子道：「好吧，我把話給你帶到了吧。」他心裏說：你不用打算找你的情人去，」老頭子疑心病大了，他來到北平，找到齊夥計、齊夥計一看，媳婦沒來，老頭子來了，他又不好問，他知道老爺子一定不叫媳婦來，自己一問倒透著自己太醋記媳婦似的，他急忙招待老爺子，問家裏都好，齊老頭子敷衍着他，到了晚上，公寓裏因為學校還沒放暑假，學生都沒回家，所以房了還沒有閒著的，爺兒倆住在一間，夜裏談起心來，齊老頭問齊夥計忙不忙，齊夥計說：「這幾天還平常，越到暑假越忙？」齊老頭子道：「怎麼放假反倒忙？」齊夥計道：「一放假：學員們都不去上課，整天在公寓裏跑，所以顯得忙些，齊老頭子問學員們好伺候不好伺候，齊夥計說道：「都好伺候，有的油水多點兒，伺候的週到一點，油水少的，就馬馬虎虎了。」齊老頭說：「人的癖氣也不得一樣，總得留神，齊夥計道：「只要抓住他們的短處，有多大癖氣也不怕他們，這幾個學員，盡愛追女人，沒事拿女人誘着他們，一個一迷瞪眼哪，」齊老頭一聽，心裏一動，跟這些人住在一塊兒，還沒不壞的嗎？他問有沒有叫孫厚齋的，齊夥計說：「有，這傢伙更迷瞪，見着女人眼睛都能看直了，」齊老頭一聽，這更沒有錯兒了，心想告訴他說：「你媳婦跟那孫厚齋有姦情！」他真能拿刀動命，還是暗地裏把孫厚齋約到鄉下去，給他一個苦子吃，也就算了，住了兩天，下鄉去了，回到家裏，便又找到私塾老學究，老學究問他什麼事，他說：求先生給寫一封信，「老學究道：「寫什麼信呢？」齊老頭子道：「上回不是有一封信，求您給念的嗎？我打聽了確實有這麼一個孫厚齋，我想寫封假信，用我兒媳婦的名義，給孫厚齋寫封回信，叫他到鄉間來一跑，然後

給他吃個苦子，也就算」，「老學究一聽，直搖頭道：『不行不行，這若是叫人知道，是不是我寫的，豈不於我的名譽有損害乎？』」齊老頭子道：『我不說就完了。』」老學究道：『那也不好，』齊老頭子道：『您若是給寫個白寫，送您兩塊錢，』老學究一聽兩塊錢，有些心活，可是又覺得這事若走開大發了，或是出了人命，自己也受連累呀，他道：『就約他來不是？』齊老頭道：『單約他來，恐怕他不來，他若不來，反而倒壞事了，以後叫他看出破綻，更不好辦了，最好是一約就來才成。』老學究道：『那怎麼知道他來不來呢？』齊老頭子道：『把信寫得肉麻一點，他就來了。』老學究搖頭道：『這我可不能寫，』齊老頭道：『你是寫信的聖手，來吧，我再找一塊錢，三塊錢成吧？』老學究一聽三塊錢，立刻答應說明天交卷，得好好琢磨琢磨，齊老頭回去了，老學究又叫學生念書，學生正在念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……」念完書放學了，老學究一個人便寫起情書，大撰其文，文曰：「拜啓，蟬鳴柳上，魚戲池中，轉瞬又屆半年矣，一日不見，若三秋兮，半年不見真不知有若十秋矣，妾每日思君，寢食不安，每值更昏以後，月上稍頭，輒思君至於淚下，故此馳函奉遞，請君速來會問一叙，共敘鴛鴦之樂，奴實在切盼之至也，」底下署「一個齊李氏啓。」第二天齊老頭來，交給他道：『這封信寫得太懇切了，那人見了信，非得來不可，』齊老頭又叫他念了念，他還批評了一回，齊老頭認為滿意，把信發了。這封信來到公寓，別人看見了，對齊夥計道：『這不是你家的地名嗎？齊李氏是誰？』齊夥計一聽便道：『這是給我來的回信，齊李氏是我的內人，』別人道：『不對，這明明定給孫厚齋的，』齊夥計耐悶道：『幹麼給孫厚齋呢？不對，一定寫錯了，』